

那枚指印让我流泪

——访《周恩来在重庆》主演刘劲



●拍摄：凌晨睡天明起
扮演周恩来，早就已经是刘劲艺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在这部《周恩来在重庆》中，他的感触尤其深刻：“这部作品展现了周恩来在重庆独当一面的8年。”对演员而言，这部剧中的主人公必须表演得更加丰富、真实，表演的细节也更加讲究。作为这部电视剧的绝对主角，刘劲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。“在宾馆的小黑板上，写着剧组每天的工作进程，我的戏几乎是每场都有，从早拍到晚。”在如此紧张的节奏下，为了保证演出质量，刘劲只能是见缝插针地利用一切时间研究剧本、背诵台词。刘劲说，这次的经历让他对周恩来的敬佩又增添了一层。“周总理的一生，其实都是在这样的忙碌中度过的，在重庆的几年也不例外，他还曾因为过度疲劳而大病一场。今天我仅仅

是饰演他，就已经如此劳累，而他当年的真实经历，则更甚于此。”

●敬业：咱是经过“长征”考验的

在剧中，刘劲的敬业是有口皆碑的。在拍摄重庆大轰炸的那场戏时，按照剧本要求，周恩来要背着自己的谈判对手张冲在爆炸中寻找防空洞转移。扮演张冲的演员很是担心刘劲能不能背着自己跑上几百米，刘劲爽朗地一笑：“我可比你重啊，你可太小看我啦，来吧！”拍摄一开始，刘劲一下子背起“张冲”向前跑去。预先埋在道路两边的炸点一个接一个地爆炸，两人就在震耳欲聋的巨响和硝烟中行进。饰演张冲的演员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，趴在刘劲的背上不停地担心他的安危，可刘劲却是毫不慌张，按他的话：“咱们可是经历过‘长征’考验的人，这不算什么。”

●创作：体验伟人的感情世界

除了展现周恩来的丰功伟绩，这部电视剧最大的特点，莫过于对周恩来情感世界的描述，对父母的孝顺关爱，夫妻间的恩爱情意，对朋友的豪侠仗义，无不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在剧中有一场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的情感戏让他记忆犹新。当时因为工作需要，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住在两个地方，一个月只能团聚几天。有一次，邓颖超好不容易来了，当身边的工作人员通知周恩来时，他却依然忙着和别人谈工作，迟迟没有去看妻子。这时，工作人员“批评”起周恩来：“大姐来一趟不容易，您也不去看她。”这时周恩来才结束了工作，匆匆跑上楼去。“那一段戏我特意强调了他的激动，就像个年轻的小伙子渴望见到自己的心上人一样。见了面，他还调皮地蒙住了妻子的眼睛，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两人甜蜜的爱情。这样的场景，让我们更能触摸到他真实的内心感情，也让人们心目中的伟人更加有血有肉，富有人性的魅力色彩。”

●演绎：两个特殊的道具

演了这么多年的周恩来，说刘劲是这方面的半个专家一点都不为过。在他家中的几个大书柜中，关于周恩来的著作占了绝大部分。平常除了拍戏，他把绝大多数时间都放在研读这些资料上，因为刘劲深知要演好一个伟人，外形的相似只是肤浅的模仿，只有真正把握住人物的灵魂，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，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“这需要多年一点一滴的积累，不能指望在开拍

前一蹴而就。”刘劲透露说，自己饰演周恩来有几件“秘密武器”，那就是当年他刚开始扮演周恩来时，道具师参照周总理使用过的物品为他制作了一支钢笔和一个小本子。

●珍藏：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礼物

刘劲有许多与周恩来有关的东西，但其中有一本特殊的画册，却是他心目中最珍贵的礼物。这本画册的封面上是周恩来含笑站在海棠树下，上面写着“永存的笑影”。这是当年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逝世后收集了许多总理在生活、工作中鲜为人知的照片，用自己微薄的工资筹集经费印刷的一本画册，以此纪念他们心中敬爱的周总理。“这些老人都非常清贫，但他们对于周总理的热爱感动了很多。当印刷厂的工人听说事情后，立刻找来技术最好的师傅，精心制作了这本画册。这是一份无法用金钱购买和衡量的礼物，我会永远用心珍藏。”

●回忆：一枚让我流泪的指印
刘劲曾经不止一次到南海西

花厅拍摄影视剧，其中一个小小的物件却让他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当时刘劲坐在周恩来的办公桌前，剧情要表现总理连夜批阅公文，因为某地遭遇大水，许多人丧命，家园破碎，忧国忧民的他心急如焚。按照剧本要求，刘劲拿起桌上的清凉油，打开盖子，准备涂抹在额头上。突然他怔住了，盒子里的清凉油上有一个清晰可见的指印。“当时所用的道具都是周总理使用过的原物，这个也不例外，所以这个指印就是当年周总理留下的。”多年前那个在这里操劳忙碌的身影在刘劲的眼前栩栩如生，曾经有多少个夜晚，他就是在这样的劳累中度过。“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，周围摄制组的工作人员都以为我是在表演总理忧国忧民的情绪，其实这里面还有着更深的震撼和感动。”

演了这么多次周恩来，刘劲心里的他，又是怎样一个人？“他是一个像海一样深邃而广阔的人，我无法用片言数语来形容。”刘劲说，如果一定要说的话，也许有四个字是贴切的，那就是“大爱无边”。

(王茂华)



偷换主题——癌症只是地雷，把整个故事踩响了

赵冬苓创作有个习惯，就是写前一定要去采访，无论何种题材。她采访的时间不会太长，短则一日，长则两三天，只要找到与题材符合的灵感就马上撤回，然后就是埋头创作。《活着真好》也是这样开始的。2005年的春天，赵冬苓带着最初的顾虑赶赴天津，见到了几十位乳腺癌患者，她们是各种类型的人，有着各异的社会身份，但都因为这个病团结在了一起，成了最好的姐妹。“乳腺癌对于女人来说，它的治愈率比起其他类型的癌症其实算是很高的，只要发现及时、治疗得当，即使转移了也有可能治愈。但对于一个女人，它的伤害又是最大的，因为它的到来践踏了女性的自尊和自信。”面对着采访对象或开朗或苦闷的脸，赵冬苓忽然明白了，这虽然是一种癌症，却可以称得上是人生灾难的缩影，它的特殊性造就了它巨大的伤害力。“于是我找到了这个题材的价值，就是不局限在这个疾病上，而是扩展到人生问题，用故事告诉观众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面对？”用赵冬苓自己的话说，她“偷换”了主题，把“乳腺癌”变成了“人生灾难”，癌症只是一个地雷，把整个故事踩响了。在那一瞬间，赵冬苓找到了这个剧本的灵感赶回山东，开始了为期2个月的集中创作。

深入采访——是“破裂”、是“维持”、还是“更好”，取决于人生态度

在故事的三个姐妹中，老二简宁得了乳腺癌，提起她的原型，赵冬苓微微叹了口气：“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。”赵冬苓亲眼看到了由这个病引发的各种家庭问题，也体会到它对女人自信的致命摧毁。在采访中赵冬苓发现，得病的女性一

趁着我们还健康

——访《活着真好》编剧赵冬苓

《活着真好》的编剧是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的赵冬苓，在印象中，她一直擅长写主旋律类的作品，比如《任长霞》、《郑培民》等，“因为我写东西比较快，很多时候都是别人完不成的作品扔过来，我接着写出来。”

在赵冬苓的理解中，“主旋律”其实就是主流意识形态，她没有刻意去追求这种类型的题材，因为她认为不仅仅是那些能对党和人民表达感情的作品是主旋律，那些对生命、生活感悟的作品都应是主流的意识形态，《活着真好》这个作品也不例外。“开始创作这个题材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排斥的，但是自从我从天津采访回来，一切就都变了。”



般都会有自卑心理，在做了乳房切除手术后大都会选择戴“假胸”，有些女病人甚至从上了手术台后就再也不让丈夫看自己的身体。

当然，也有例外的情况。赵冬苓采访到一个女副局长，因病切除了乳房后，却没有因此萎靡不振，对于残缺的身体她表现得非常大方，甚至大摇大摆地进入公共浴池。尤其让赵冬苓吃惊的是，这个女病人和丈夫的关系比以前更好、更亲密了。“她说自己之前是个女强人，当了副局长后，凡事总看不上自己的老公，觉得嫁错了人，后来遭遇了这场灾难，忽然发现老公在现实

面前表现得很大，也成为了她的靠山。”在赵冬苓的观察中，因乳腺癌引发的家庭问题一般是“破裂”、“维持”和“更好”3个结果，而这个结果一般取决于女方的态度，如果女方在病后开始自卑，无端猜忌，那么就会把丈夫一步步地推出家门。

“我写的东西大都在展示事件本身，对‘应该如何’展现得比较少，管虎在后来的创作中给予了很多‘应该如何’的补充，也把原来的30多集扩展到44集。”

最后升华——以大儒的态度看待生命和灾难吧

剧本出炉后，导演管虎看后兴

奋地对赵冬苓说：“赵老师，这是一个大儒的东西！它告诉人们如何以儒家的态度看待生命，看待灾难！”管虎不仅立即着手准备开拍，而且按照自己的理解，加入了管宗祥、马精武、黄渤和陶泽如4位演员的戏份，他们虽然身份不同，但任务都是表现在面对灾难时“应该如何”。

“这部剧其实就是想告诉人们，癌症就像我们遇到的所有人生问题一样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潜伏着，虽然我们可以预防它，但是不一定能阻止它的到来。所以，回避不是办法，应该考虑的是当遇到时用什



么方法去面对它。”赵冬苓用她女性特有的细腻感受着这一切，在她看来，把故事写成一个病就太狭隘了，它不仅是应对灾难时的态度，更是提醒人们，趁着我们还健康，就要考虑如何培育健全的人格，这样在人生的灾难中才能活得更好，即使灾难不会消失，活着的时候也会活得有人样儿，以有尊严的方式承受。

后记：采访赵冬苓的时候，感觉她语速很快，思维清晰，她说自己是个写作狂，3天不写东西就会感觉生活没有意义。她认为自己未来最好的出路就是写着写着忽然倒下。但是，写作是个辛苦活，尤其是做女编剧，那种构思期间的压力是任何人都不能帮助分担的，然而每天都在做不同的事情让她很满足。《活着真好》的本子在开始时让她感觉有些沉重，但了解多了，她的感触也就油然而生，完成之后她一边更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一边对生命也多了一层更深层的感悟。“该剧的意义不仅是这些感悟，还有正如管虎所说的，如果10个女人看过我们的电视剧，有1个去做健康检查，那就算做了件大善事了。”

(张维)